走读老浒城 · 之八

我和浒山

沈国华

浒山，幼时从大人口中听说这两字，误作“虎山”，山上有老虎咯；又隐约当作“斧山”，斧头劈老虎咯。待到看《水浒》连环画时，又以为这“浒山”跟“水浒梁山”有什么联系。六七岁时，在村轧棉厂上班的父亲要去浒山买机器，跟他的同事一道，顺带捎上我。这是我第一次去“虎山”。前一天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一大早，穿上雪白的运动鞋，牵着父亲的手，蹦跳在六塘泥路上，还尽往路边上走，就让草上朝露沾衣湿鞋。步行十多公里的泥塘路，再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终于到“虎山”啦！才发现这里哪有“山”，就是人多一点、屋多一点、店多一点，热闹。浒山，它只是一个地名哟。即使以现在的知识来看，是不是慈溪的母亲河——大塘河应之以“浒”，教场山、虎屿山应之以“山”，也或许只是一种臆测。对，浒山，就是一个地方，她是咱慈溪曾经的县城，后来的城区，以1988年为界。

身为地道的慈溪人，浒山自然会在我生命的长河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那里有青葱学子的梦想，到浒山读书去，孙塘路上的锦堂师范是我的母校；那里有恋爱时光的浪漫，到浒山逛街去，水门路、城隍庙里留下我和妻子的足迹；那里有职业路上的脚步，到浒山参加教研活动去，上林初中、金山中学、西门中学等等，都有我和同事们的身影；那里有相同志趣的追求，到浒山参加协会活动去，作家协会、影视家协会、慈溪乡贤会，每一次活动中都会见到熟识的同好，都会有一番快乐的畅谈，有一点学养的提升。

而今，距第一次去浒山已整整五十年了！半个世纪的历程里，我和浒山血肉相连，那里有我的学业、我的烟火、我的友情。

青少年宫路上我扫过一段大街，那是1993年的3月5日，锦堂师范组织团员去扫大街。我们一行人扛着扫把走在大马路上，来到目的地，“唰唰”地扫，扫上一节课。东门小学（2008年并入第三实验小学）里我们实习过，一长溜同学往东门小学前行，入教室，听课，评课。新华书店里我常去，读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书籍是我进步的阶梯。白金汉爵、杭州湾大酒店、环球大酒店、慈溪大酒店、国际大酒店里我们聚会过，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师范同学、办公室同事、协会成员、朋友相逢、亲戚年夜饭。我们在上林坊步行街上漫游，我们在虎屿山文昌阁上祈祷，我们在慈溪最早的大型开放式公园峙山登高。我们吃过遍布各处的大排档、小馆子，吃过大馒头、牛肉面、西三小海鲜。当然，作为教师，和同行们在城区浒山参加教学活动更是常态。听课、评课、培训、中考阅卷、带学生参赛……

这次，慈溪市作家协会与慈溪市浒山街道联合开展“品味浒山”文学采风活动，我们三十余人游览了大河口艺术部落、院士风采馆（路甬祥旧居）、保利银杏文化小镇、芝兰茶空间，“漫游浒城，慢享生活”，浒山向我们呈现“不一样的烟火”。

愿浒山，明天更美好！

光阴故事

每一个来拍照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和情感，而我则努力用相机为他们留住那些珍贵的瞬间

我的第一份工作

王伟平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三线建设”如火如荼的年代。父母亲带着十一岁的我和姐姐，乘坐上海至遵义的长途绿皮火车，经过两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到达遵义，辗转来到贵州黔北大山里的一个工厂。从此，我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

1974年，厂里规划准备开个照相馆，我有幸被分配到照相馆工作，这可是当地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刚参加工作，我沉浸在兴奋中。

当时照相馆只有我和师傅林其昌，师傅是从宣传科调过来的，我们一起开始紧张筹建照相馆，照相馆设在商店的二楼。对于照相馆布局和所需设施，我们都不了解，于是多次去绥阳县照相馆参观考察取经。照相馆设施虽说简单，但每一样都倾注了我们的心血。

经过紧张筹备，照相馆选在星期天开业。照相馆一共三个人，我和师傅还有开票收钱的女同事。那天摄影室外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大家到贵州后好多年都没拍过照片，特别是出生在贵州的小孩，都想拍张照片寄给远在上海的亲人。要照相的人都满怀期待地等待着，而摄影室内却很安静，只有师傅专注拍照的身影和当下手忙碌的我。师傅熟练地操作着相机，为每一位顾客捕捉美好的瞬间，我则在暗室里冲洗胶片，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一张张珍贵的底片。

前来照相的人中，有来拍“满月照”和“百日照”的小孩，萌萌可爱的小家伙们可不好控制，全靠抢拍才能成功。他们或是眨着好奇的大眼睛，或是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或是咧开小嘴笑起来，无牙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记得有一家三口，母亲紧紧地搂着孩子，眼中满是对孩子成长的珍视，说道：“好几年没回上海了，孩子出生后，爷爷奶奶、外婆外公都没看见过，听说厂里有照相馆了，就马上跑来拍照。”可爱的宝贝见灯光一亮，猛地一抬头就哇哇大哭，哄了好长时间才把照片拍好。尽管这张照片上的宝贝容颜紧张，家长还是很满意，这张照片是慰藉远方父母的思念。

有姐弟俩或兄妹俩的合影，那是寄给长辈的；有的年轻男女则是为了拍张艺术照，寄给远方的恋人，他们笑容灿烂而幸福；还有青春靓丽的少女，她们眼神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的光芒；也有年轻的职工，他们穿着整洁的工作服，脸上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一个个带着岁月的痕迹，希望在镜头前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那些等照相的小孩子喜欢热闹，在照相馆外玩耍，因为排队还未轮到他们，所以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彼此身上，互相追逐嬉戏，充满了无尽的活力。整个照相馆里人声鼎沸，热闹得像个集市。我和师傅忙得不可开交，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从清晨一直忙到傍晚。虽然身体疲惫不堪，但想到大家能在第二天心满意足地拿到照片，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数月后，在师傅的传授下，我熟练掌握了从摄影到冲洗、修底片、剪辑等一系列技术。

有一天，一位低我两届的学妹走进了摄影室。她脸颊绯红，一直低着头，羞答答的模样惹人怜爱。她轻声说道：“帮我拍张1寸证件照。”我赶忙让她坐直，让她正视前方。随后，我熟练地调整灯光，仔细地对好焦距，准备为她拍摄。然而，或许是因为害羞，她始终不敢抬头正视镜头，我多次提醒她，可都没有效果。一时间，我有些着急，忽然灵机一动，拿了一个逗小孩拍照用的手摇鼓。当我摇动起那手摇鼓，清脆的鼓声响起时，她终于忍不住抬头一笑。就在这一瞬间，我迅速按下快门，成功捕捉到了这美好的一刻。

第二天，学妹来取照片。她看到照片后，脸上洋溢着满意和开心的笑容，那笑容比前一日更加灿烂。她羞答答地说：“想不到你拍照水平这么好。”我玩笑地回应道：“你笑得漂亮，所以拍得好。”

在之后的日子里，来照相馆拍照的人更是形形色色。有厂周边的村民，他们从来没照过相，一进入摄影室，便满眼好奇地盯着前方照相机；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他们手牵着手，眼中满是浓情蜜意，希望用照片记录下这美好的甜蜜瞬间；也有年末被评为“生产先进者”，前来拍班组集体照的，他们身着工装，胸前佩戴着奖章，脸上洋溢着自豪与骄傲，想要留下这荣耀的一刻；还有一群即将毕业的学生，他们穿着整齐的校服，青春的面庞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希望用照片定格这段纯真的校园时光。每一个来拍照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和情感，而我则努力用相机为他们留住那些珍贵的瞬间。

随着时间推移，照相馆业务慢慢扩展。过年过节时，厂里有班车送职工去遵义游玩，我们跟随班车为有需求的职工拍照，也去校园为学生拍毕业照。厂里有重大活动及重大会议都有我们的身影。

时光荏苒，前几年厂里聚会，我竟碰到了当年拍照时羞于抬头的那个学妹，她还是那般美丽动人。一见到我，就提起了当年那张照片。她说那张照片她一直保存着，是她所有照片中笑得最自然的一张。她好奇地问我：“你当时怎么想的，把我当小孩来逗我，听见鼓声我就感觉太好笑了。”我笑着回答：“当时让你抬头你怕羞不敢看我，没办法只能把你当小孩。”回想起这段往事，心中满是温暖与感慨。

在又一次聚会中，我碰到了另一位学妹。她满脸欣喜地对我说：“学长，记得年轻时在贵州，我的第一张大照片就是你帮我放大的。当时我好开心呢，那张原照片我珍藏了很久，一直放在随身的钱包里。可后来，我母亲在洗衣服浸泡时忘了把钱包从口袋里取出来，照片损坏了，当时真的很伤心。”听到她的这番话，我的心中也涌起了一阵复杂的情绪，既为曾经能为她带来快乐而欣慰，又为那张珍贵照片的损坏而感到遗憾。

这段在照相馆工作的经历，成为了我记忆中难以磨灭的珍贵片段，也是一段值得回味的人生经历。

一人一故事

在她搂拥着我之时，我就会像一只温柔的小兔子般不自觉地蜷缩在她那瘦小而温暖的怀里

史辅导员

美 羊

跟我十分投缘的史辅导员，是我小学低年级时的班级辅导员。我们那时候的辅导员，是初中毕业而尚未正式参加工作，到学校来谋个协助老师工作的临时差事。他们被安排落实到具体的某个班级，有时会帮老师代代课、管理下班里的学生，或做些具体实务。

史辅导员在咱班待我最好，但凡一有空，她就会来到我身边，与我勾肩搭背。个子矮小的我，也很享受她给予的关爱，在她搂拥着我之时，我就会像一只温柔的小兔子般不自觉地蜷缩在她那瘦小而温暖的怀里——史辅导员长得身材娇小，有只眼睛带有明显的斜视。

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数老师很严格，他的话我们全班同学都不敢不听。老师在教室前方侧面安放一张课桌，上面叠满了同学们的各种练习本子，并同时规定，谁都不许靠近此桌。一次史辅导员带我到这张桌前来了，我才第一次得以看清那桌上的具体是哪些本子。还记得，当时我们已经学了“伟大”一词，我突然想起身为居民区小组长的外公经常带我去居民区开会，便对史辅导员说：那“伟大”两个字，倒过来读，岂不就是“大会”了吗？而史辅导员则十分认真地教我道：“大会之词是有的，但字却不是这样写的。”然后，她取出身上随带的钢笔，摘除笔帽，在她的左掌心上把“大会”两个字端端正正地教给了我。

在我们念小学低段之时，老师批作业，爱用五角星、三角形和打叉来批改，而我的作业一般至高评价只会是一个红五星。一次，我拿到了老师发下来的作业本，上面赫然有着史辅导员用朱笔批了五个横排着的五角星！直把我开心得像要飞起来了，我高喊着、大笑着，把自己的作业本拿给这个同学看，又拿给那个同学看，久久地余兴未尽。

所有小孩子都喜欢写黑板字，但写黑板字一事除非老师允许，否则是不被允许浪费粉笔的。世事都一样，越受约束，我们反倒越感兴趣于此。这种欲望于我来说也特别强烈，却始终难以遂愿。也许十分年轻的史辅导员深谙我们的心理，让我享受到了在黑板上书写的快乐。那天班主任有事，由史辅导员和另外一名辅导员一起给我们上语文课。一直觉得是受本校最为严厉老师的约束之苦的我们，一旦发现老师不在，全体同学完全放飞了自我。两位年轻辅导员那一浪高过一浪的不断大吼根本压不住班上的喧闹声，在嘈杂的环境里，只听史辅导员问大家，谁到黑板上来写？我立刻把手高高举起，史辅导员叫了我，我便开开心心地到黑板上过了一把写黑板字的瘾。

还没回到座位，只听史辅导员又问同学们：“谁来写第二课？”我都来不及坐到我的位子，就站着以最快速度举手，结果又被史辅导员点了名，于是，我无比幸福地返身回到黑板前再一次过了写黑板字之瘾。第三次，又听史辅导员一声问“下一个谁来写”……结果从头到尾上去写黑板字的，全都是我！

虽然史辅导员喜欢我，但我并不招老师喜欢。还记得老师开展班级写字比赛，对学生特别严格的他，字写得是真心的好！那时胆小认真的我，怕自己的字写不好挨骂，就不折不扣地按老师的板书生生地画，最后我的字和老师的板书像极了，史辅导员看到了，立马激动地拿起我的本子递给老师看，并小声地向老师说了点什么——我知道，那肯定是好话，可那位老师只是拿眼睛冷冷地瞟了我一眼而已。

而我，到底还是记住了史辅导员当年对我的好！

时光印记

时光隧道（摄影） 蒋亚军

桥下的水似乎已不如当年清澈，桥对岸的人也已换了一波又一波

我打龙门桥边路过

潘玉毅

人这一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正如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每个季节里的故事各不相同，有的会随着时间而消逝，有的则牢牢地扎根在人的记忆里，还有的就仿佛未曾存在过。花会谢，叶子会黄，同学会散。但当你路过曾经停留的地方，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起当初的那朵花、那片叶子、那个同学和老师。

不久之前，我趁午休时间去外婆家，路上经过我初中时就读的学校——龙南初级中学（现为横河初中龙南校区）。虽然因为时间有限，并未久作停留，但电瓶车隔着河面从岸边跑过的一两分钟里，我的视线还是情不自禁地被这个我曾呆了三年的地方吸引了去。

教学楼、操场、传达室、围廊花架……校园与外界相连的地方有一座桥，那座桥我读初中时也曾日日经过，却一直不知它的名字。倒是这一次不经意远远地瞥看一眼，发现它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龙门桥。“龙门”二字，大抵出自“鲤鱼跃龙门”，有祝愿莘莘学子一举高中的美好寓意。

桥下的水似乎已不如当年清澈，桥对岸的人也已换了一波又一波。操场上人声喧哗，一些学生正在上体育课，熙熙攘攘的吵闹声恍惚间勾起了我的回忆。那个操场我也曾经跑过，只是不知道现在教体育的老师可曾教过我们。年少无知时总干过几件蠢事，想当年体育课一遇到打篮球我就往寝室里躲，最后中考时篮球才拿6分；也曾绕着操场跑过一整个下午，遗憾的是并没有坚持；那时候滞空能力好，最爱助跑跳，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岁月蹉跎，人已不是当初的少年，偌大的校园也已经变了模样。旧时的花坛不见了，花坛里的月季也如是，取而代之的是几株香泡树。当此时节，香泡树上的果实结得真好，只是远远的，瞧不分明。

但要说哪个建筑最令我难忘，或许不是教学楼，而是那个不起眼的阅览室。长我八九岁的师兄王孙荣说龙南初中是有图书馆的，而我读书三年，竟然一点印象也没有。将时光倒退到二十年前，我除了问老师借书，仗着身手敏捷，翻过几回校长阅览室的门。阅览室的布局如何，如今早已不记得，只记得它的位置在楼梯左拐第一个门进去。进到阅览室，可以看到报刊架，架子上用夹子拦腰夹着几张报纸。贴隔壁是书架，书架上陈列着几本杂志。

于今日的我而言，这些杂志和报纸寻常可见，算不得稀罕，但在当时它们却是为我开了一扇窗。报纸和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与语文课本里收录的那些文章绝不相同，读起来有另一番味道。记得其中有一份报纸，每周的周末发行一期，一期有好几个版，会对时下流行的作家进行介绍，我读过且有印象的就有毕飞宇、残雪、东西、鬼子、韩东、苏童、马原、叶兆言、余华、池莉……间或，该报也会发一些副刊，其中有一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一对男女相恋却不能相守，多年以后重逢，想起过去，相望无言。这篇文章的情节很是俗套，但文末的诗句让我惊艳，那几句诗来自黄仲则的《绮怀》：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当时我才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要说真对诗句有多少理解其实也没有，但这几句诗却从纸上跑入了我心里。自此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搜罗、阅读更多黄仲则的诗，可惜小镇太小，怎么找也找不到，找书读诗成了心中的一个执念，至今不殆。就像学校，不管离开多远，始终都在心头徘徊。

返回时，我拍了两张照片发在朋友圈，初中时的班主任金新华老师看到了，留言道：“你应该进来看一下，老师这两节没课，可以带你再逛逛。”其实，这些年，萌生过许多次去校园里走走的念头，然而一如“近乡情更怯”，总是不得便，总是不敢回。

城乡风景线

念想先辈们围海涂筑堤塘，胼手胝足，眼前的一方土、一湾水，承载着先辈们多少汗水和梦想

圆 梦

黄冠祥

“残暑晚初凉，清风渡水香。”街道体艺馆广场及北面的三塘江桥，自然成了附近居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晚霞还没褪去最后的余晖，广场上却早已人头攒动。“文艺范”俨然成了这里的主角，俊男靓妹们踏曳步舞《轻云蔽月》，节奏明快，动感十足；姐们儿则是《酒醉的蝴蝶》，乐曲舒缓，舞姿婀娜，“蝴蝶”没醉人已醉；孩儿们则很快着迷于他们的童趣中了，骑单车，滑旱冰，捉迷藏，爷爷奶奶陪累了，手里紧攥着孩童们的各色水杯，悄悄蹲在一旁，许是触及了已经遥远的懵懂记忆，满脸的沧桑与感喟。“地摊人”自然青睐这方“夜经济”，“蹦蹦床”“钓鱼盘”“捏泥人”“荧光棒”，舀上凉粉吆喝饮料的，好一幅村落“烟火”图。

顺保德学校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三塘横江。市政府前几年开始实施的三塘横江拓疏工程，坎墩段已完工，通往田间的跨江桥梁也新妆扮靓。伫立桥头，凭栏远眺：一泓碧水，静江如练；两岸石坎护坡，纤草绿茸；健身步道，跑者轻盈矫健；宽阔的江面上白鹭间或掠过，平静的水面被激起丝丝涟漪，也惊醒了忘归的垂钓人。再眺远处，往东胜陆高架华灯初放，一束白练横亘南北，似与靓丽江景同框；往西城际建筑塔吊已巍然耸立，顶端示空灯星光闪烁，煞是耀眼。

微风徐徐，一位长者依着孙女也缓缓走来，扶住墙栏后踟蹰良久，兴许老者在努力寻觅他谙熟的田间小路和河道原貌，可眼前的衍变显然已令他顿感模糊了。“高铁站建在哪？”

“哦，就在这位置，毗邻三塘江。”女孩附着爷爷的耳根同时比划着手势。

“我辈怕是看不到了。”“不会的，很快就要全面动工，三四年即可建成。爷爷，通车了，我一定陪你去大上海逛逛，半小时许就能到上海虹桥。”孙女紧紧依偎着爷爷，眼里盈满了执着与憧憬。

“嗯，好。”爷爷嘴角微微嚅动着，眼睛笑眯成了一条缝。

“晌午从家里出发，晚上还能在苏州吃了阳澄湖大闸蟹，从容返回。”

“隆冬时节，我们也不妨邀上上海食客来坎墩暖上一大碗羊骨头粥，入口糯香粘稠，分享特色的味蕾刺激。”

“不只北联上海、苏州，今后往南还能通达温州、厦门。”

“政府相关部门已在规划高铁新城，这附近还有高端时尚的主题酒店。”

“环城北路，青少年宫路北延开建在即，宁慈、余慈城际也在此交融，慈溪成了沪甬连线的黄金节点，咱坎墩也成了前湾新区的引擎之地。”继续着一对爷孙的对话，桥上纳凉的慢慢围聚过来，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意犹未尽，可空气中早已弥满了自豪与绵情。

自豪源于几代慈溪人的梦想与孜孜不倦的努力。慈溪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可杭州湾的汹涌波涛却阻隔了慈溪交通进一步向外拓展，2008年建成通车的杭州湾公路跨海大桥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慈溪北上的交通瓶颈，但没能真正改变慈溪交通末梢的地位。历届市委、市政府率发改局等相关人员，不计其数赴京津、汉、沪、杭进行项目对接，通苏嘉甬高铁途经并设定慈溪站终于尘埃落定。

自豪更澎湃着坎墩人的气息与肌理。高铁时代，拉近了慈溪与上海、苏州等长三角重要城市的距离，慈溪成了长三角大湾区，沪浙合作示范区的桥头堡，对坎墩来说更将是一个经济、文化产业双向奔赴的时代。高铁的蝴蝶效应也已初现端倪，中横线高架路二期，金融港二、三期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田园马拉松赛，乐动农创园等活动相继在高铁枢纽板块举办。每逢周末、节假日，都市农业生态园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应季水果，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品甜果，话未来，以后在家门口就能坐上高铁，“诗与远方”赋能了坎墩生动鲜活的愿景和实践！

凉风轻拂，西边最后一抹晚霞已经融进冥冥的暮色之中。念想先辈们围海涂筑堤塘，胼手胝足，眼前的一方土、一湾水，承载着先辈们多少汗水和梦想。世事尘烟，岁月留痕，如果先辈们有知，看到坎墩今日之演变，他们也应欣喜雀跃，含笑九泉了。

归来路上，恰遇一队红马甲环保志愿者“清爽”收工，路灯下看到他们额头沁出的微微汗珠，心里霎间涌上来一种莫名的情愫。是啊，满脸青涩的他们在暮色中捡拾的岂止是一爿果壳、一个烟蒂，他们捡拾起的分明是坎墩的未来和希冀，同时捡拾起的是属于他们青葱岁月最亮丽的风景。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一幅慈溪城市新客厅的美好画卷正在坎墩这片热土上徐徐展开。以梦为马，逐梦前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必将是“十里横塘住万家”的美丽嬗变！